

外国历史大事集

古代部分 第二分册

本册主编 戚国淦 马克垚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重庆

责任编辑：冯克焕

外国历史大事集 (古代部分 第二分册)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75 插页：4 字数：465千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4,220

书号：11114·95 平装定价：3.65元

目 录

查士丁尼复辟旧罗马帝国	彭小瑜 (1)
拜占庭文化	邓新裕 (15)
查理曼帝国统一西欧大陆	郭 方 (30)
中世纪教皇国家的形成	段 琦、孙庆芳 (45)
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衰	潘绥铭 (57)
天主教神职册封权之争	孙庆芳 (73)
十字军远征	陈兆璋 (84)
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形成与成就	郭 方 (97)
诺曼征服	郭振铎 (114)
大宪章的订立	陶松云、卫 灵 (123)
汉萨同盟	洪 宇、金 林 (132)
胡斯战争	范达人 (150)
百年战争	胡玉堂 (160)
玫瑰战争	王 华 (172)
意大利文艺复兴	朱龙华 (186)
北方文艺复兴	张执中 (201)
收复失地运动	郑如霖 (214)
西班牙殖民帝国	郑如霖 (227)
德国宗教改革	孔祥民 (241)
德国农民战争	孔祥民 (253)

瑞士宗教改革	于 可	(265)
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	吴鹤鸣	(278)
英国宗教改革	郭 方	(289)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清教运动	徐晓光	(305)
英国十六世纪的圈地运动	陈晞文	(322)
胡格诺战争	周以光	(336)
尼德兰革命	欧阳珍	(353)
三十年战争	徐晓光	(366)
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尹 曲	(382)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孙成木	(389)
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半岛的统一	马肇椿	(397)
阿拉伯帝国的崩溃	杨群章	(411)
阿拉伯文化	唐宝才	(428)
中古史上突厥人的国家	邓新裕	(442)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朱克柔	(457)
蒙古西征	余大钧	(473)
帖木儿帝国	池 齐	(488)
印度戒日帝国	高 兴	(500)
德里素丹国的兴亡	王邦维	(516)
莫卧儿帝国的建立	葛维钧	(530)
日本大化革新	禹硕基	(546)
镰仓室町时期的幕府政治	赵建民	(561)
古代美洲文化	裴慧敏	(578)

查士丁尼复辟旧罗马帝国

彭小瑜

公元三世纪以后，奴隶制罗马帝国陷入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帝国东、西部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帝国的经济、政治中心逐渐向东部转移。330年，帝国迁都拜占庭城并更名君士坦丁堡。至395年帝国终于彻底分裂，出现了后人所谓的“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和“西罗马帝国”。此后，统一旧罗马帝国的政治阴魂虽经久不散，但已经不复可能成为现实。六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为复辟旧罗马帝国而积极活动，结果是代价巨大而不能成功。

查士丁尼和他的政治理想

查士丁尼在他的叔父查士丁（518—527年在位）之后成为东罗马皇帝。他即位以前就已担任禁卫军最高长官等高级官职，是东罗马宫廷中强有力的人物。旧罗马帝国的大一统局面这种过时的政治传统，正是查士丁尼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

分裂以后的罗马帝国虽然实际上是由两个皇帝统治下的两个国家，其中西罗马皇帝已成为日耳曼蛮族将领的傀儡，但在当时人心目中，在名义上、观念上只有一个罗马帝国。法令和官方文件有时由东、西罗马两位皇帝共同署名，通令也常常由东西部全

体最高行政长官共同发布。476年西罗马灭亡，东罗马皇帝更俨然以旧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命，如查士丁尼便是。查士丁尼复辟旧罗马帝国的政治理想又带有宗教狂热的色彩，极富进攻性。原来的罗马帝国西部地区，六世纪时多在日耳曼蛮族统治之下，用查士丁尼的话来说，“哥特人以暴力夺得了我们的意大利，却至今不把它交还”。而且这些蛮族国家的统治者都信奉基督教异端阿利乌斯派。这个教派主张基督是上帝创造的人而不是神，因而不能与上帝同语，同时反对教会占有过多的财富，尤其是地产。与罗马正统教会的教义之争，实际上是这些国家与罗马权威分庭抗礼的一个表现。这些情况都是东罗马所不能接受的。基督教自四世纪以来已成为罗马国教，罗马皇帝被认为是基督教正统的保护者，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世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查士丁尼是强硬的正统教徒，他立志荡平异端的蛮族国家，重建政治上、宗教上双重统一的罗马帝国。

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条件使得查士丁尼可能进行对西部的征服战争，并且能够一时取胜。

查士丁尼的经济政策和宗教政策是为他的复辟活动服务的。查士丁及其前任皇帝阿那斯塔希(491—518年在位)厉行节约，统治时国库充裕。查士丁尼即位之初，帝国的财政状况虽因查士丁尼的挥霍而有所恶化，但仍不至窘迫。可是，为了适应大规模对外扩张的需要，查士丁尼不惜委任酷吏，施行苛政，横征暴敛。主管财政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卡帕多西亚的约翰(531—541年在位)，他竟有“既不惧怕上帝又不顾惜世人”的名声，当时人咒骂他对百姓家中每只瓶罐都不放过。查士丁尼为增加收入实行专卖制度，国家掌握获利丰厚的丝绸专卖权。还增收一种附加的土地税，一年得金币达3千磅之巨。查士丁尼在财政税收上采用竭泽而渔的办法，主要是为了保证他放手进行西部战争。这一目的也决定了他同教会的关系。

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所谓“皇帝教皇合一论”。他认为国家的统治者既是皇帝又是教皇，同时握有最高的世俗权力和最高的神权。他积极维护教会的权益，打击异教徒，于529年封闭了新柏拉图学派设在雅典的“学园”，此举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史上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取代的标志。查士丁尼虽给予教会许多支持和特权，但自认为拥有并实际行使着干预教会事务的权力，他视教会为国家的仆人、政治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他宗教政策的又一个方面：极力交好(实为控制)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以便在“收复”旧罗马帝国西部领土的活动中取得那里教会的支持。查士丁尼其神学观点原来就与西部教会一致，拥护451年查尔西顿宗教会议的决议，坚持基督神人二性并存于身的正统教义之说，反对基督一性论的异端观点。他本人也是依靠君士坦丁堡的查尔西顿派的拥护而登上皇位的。但在东罗马、埃及、叙利亚诸省一性派势力强大，这不免使查士丁尼的宗教倾向呈现摇摆性。533年，他曾经试图调解查尔西顿派与一性派的矛盾，统一东、西部的教会。他的这一行动激起了西部教会的强烈不满。随着对意大利东哥特人战争的展开，查士丁尼开始一边倒向查尔西顿派，从而博得西部教会和他的支持。

528年，查士丁尼下令编纂帝国法典，结果产生了著名的《民法大全》(计有《查士丁尼法典》、《法理汇要》、《法学总纲》、《法令新编》四部分)。这部法典，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昔日罗马帝国光景的追念和赞颂，又基本因循罗马旧法，以至近代法学家批评它具有过多的理论和脱离实际的倾向。这部法典的另一突出特点是明确肯定皇帝的专制权力：皇帝是唯一的立法者、唯一有权解释法律，皇帝“至高无上，至圣至明”。罗马帝国的专制君权在查士丁尼时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进行内政改革，赋以行省长官以军事和行政全权，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盘剥；元老院

和城市“吉莫”(带有自治性质的市民组织)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都下降了。中央集权和专制君权在政治上保证了查士丁尼贯彻他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是促成了他为实现所怀抱的过时的政治理想而一意孤行，最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东罗马在东方和西方所面临的形势是不同的。对查士丁尼复辟计划最大的威胁来自兴起于帝国东面的萨珊波斯。532年，查士丁尼同波斯新王科斯洛兹订立“永久和约”，东罗马以支付代守帝国边境费用的名义给波斯1万1千磅黄金。这一和约的签定确定了查士丁尼东方政策的基本原则，即对波斯以防御为主，以便尽可能保证西部征服战争所需的兵力。在西部地区，查士丁尼意欲进攻的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此时内部动荡不安，社会矛盾尖锐。日耳曼蛮族上层统治者背弃昔日的军事民主传统，成为新兴的封建主阶级，同本族群众龃龉日多，并加紧侵占当地罗马人的地产。蛮族同罗马人的冲突又因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而加剧。这些情况决定了蛮族王国的统治不甚稳固，也给查士丁尼以可趁之机。尤其是各蛮族王国的统治者谈不上对查士丁尼的复辟活动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本族的文化十分落后，因而他们受罗马旧制影响很深，在名份上还处处不敢僭越东罗马皇帝，多以为“罗马皇帝就是人间上帝，对之忤逆之人必犯深重罪孽！”在东罗马的严重威胁面前，各蛮族国家不能联合起来，反而互相掣肘，以致为东罗马各个击破。

对北非汪达尔人、意大利东 哥特人的征服战争

533年，东罗马军队进攻北非的汪达尔王国。揭开了长达20年的西部征服战争的序幕。439年，汪达尔人在该萨利克率领下由西

班牙跨海攻入北非，占领迦太基城，建立汪达尔王国。476年，该萨利克同东罗马订立和约，此后多年双方相安无事。但信奉阿利乌斯派的汪达尔人在国内对罗马人压迫较重，不能宽容罗马人的正统基督教信仰，对当地的罗马元老也严厉镇压，元老或被囚入狱中、或沦为奴隶，他们的土地亦多被没收。于是北非的教会人士和元老纷纷逃亡君士坦丁堡，恳请查士丁尼收复帝国“失地”，驱逐蛮族和异端。汪达尔新王希尔得利克(系罗马皇帝瓦伦丁尼亞的外孙)同东罗马亲善，停止了对罗马人的宗教迫害。据说，查士丁尼与之私交甚好，曾劝说他臣服于东罗马。530年，不满国王亲罗马政策的汪达尔贵族在盖利麦领导下废黜希尔得利克，拥立盖利麦为王。东罗马向盖利麦发出最后通牒，要他把希尔得利克安全送到君士坦丁堡，被盖利麦严辞拒绝。查士丁尼认为征服北非的时机已到，匆匆与波斯媾和，开始积极准备对汪达尔人发动战争。

在查士丁尼看来，这场战争只不过是收回罗马对北非统治权的行动。他还得到教会的大力支持。他忘乎所以地宣称，慷慨的上帝不仅还给我们阿非利加各省，还要让我们洗雪汪达尔人攻占罗马城所带来的耻辱。东罗马众大臣都激烈反对开战，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向查士丁尼力陈远征北非的危险和困难。当时汪达尔人的军队虽较该萨利克时代战斗力有很大下降，训练与战术也稍逊于东罗马军队，但仍不失为一支劲旅，骑兵有三、四万之众，海军称雄于地中海西部，远比东罗马可用于北非的兵力强大。查士丁尼对大臣的劝阻置若罔闻，从东部前线召回大将贝利撒留，授予他指挥北非战事的全权。

533年6月，贝利撒留和他的部下乘船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前往北非。虽然临行前大主教为他们的胜利作了祈祷，但士兵和送行的人都认为此去凶多吉少。贝利撒留麾下只有1万6千人马，其中只有5千骑兵，这大概是东罗马能从东部前线调出的最大兵力

了。贝利撒留因为害怕受到汪达尔海军的攻击，在航行途中多次停船靠岸。9月份才抵达北非海岸。为避开汪达尔海军，东罗马军队在迦太基城以南约240公里外登陆。盖利麦在此之前一直没有认真备战，并且把舰队主力和5千人马派往撒岛去镇压叛乱。听到东罗马入侵的消息，盖利麦立即下令处死希尔得利克，率兵迎击东罗马军队。9月13日，双方激战于突尼斯城附近的阿得齐姆。战斗中，汪达尔人先占上风，可惜盖利麦因兄弟战死悲痛不已，放弃了对部队的指挥，汪达尔人一时大乱，贝利撒留趁机收集散兵，反攻得胜。盖利麦率残部向西退到努米底亚，贝利撒留则北上直取迦太基城，9月15日攻下该城。12月，东罗马军队又在迦太基城附近击败前来反攻的汪达尔人。盖利麦只身逃往努米底亚，投靠柏柏尔人，后来在困顿绝望之中要求东罗马人送给他一把七弦琴以弹奏亡国之恨、一块海绵以揩抹亡国之泪，不久他投降贝利撒留。534年汪达尔王国被灭亡。

查士丁尼在征服汪达尔王国后立即着手全盘复辟罗马旧制。各教堂一律复归正统基督教。所有汪达尔人都被褫夺公职，汪达尔战俘成为东罗马官兵的奴隶，他们的妻女也被强占。但汪达尔人100多年统治的影响决非行政命令可以消除，查士丁尼宣布罗马元老被剥夺的地产一律归还给他们的后代，可是年代久远，地产往往已易手多人，归还原主的法令很难实行。534年以后，同汪达尔女子结婚的东罗马士兵拒绝把汪达尔人原先占领的土地交还皇室和原主，多次发动兵变；柏柏尔人也多次来攻。一直到548年，东罗马在北非的统治才相对稳定下来。

在征服汪达尔人不久，查士丁尼开始发动对东哥特人的战争。

东哥特国王狄奥多利克(493—526年在位)一度与东罗马和意大利的罗马元老维持比较友好的关系，到他晚年，情况有所变化。东哥特贵族凭藉武力和特权侵占罗马元老的地产，同罗马人的矛

盾日益尖锐。查士丁和查士丁尼改变阿那斯塔希的宗教政策，与罗马教皇和西部教会改善关系，同时在东罗马大肆迫害阿利乌斯派，这些举动在政治上也直接危及信奉阿利乌斯派的东哥特人对意大利的统治，引起东哥特人的不满，而意大利罗马人中亲东罗马的势力却因此受到鼓励而有所抬头，狄奥多利克对这一派势力猜忌愈重、镇压愈严。对东罗马，狄奥多利克还是尽量避免与之正面冲突。狄奥多利克死后，其外孙阿特拉里克成为国王，实权则掌握在他母亲阿拉马松塔手里。阿拉马松塔自幼受罗马教育，服装打扮也学罗马妇女，佩耳环头饰。她代表亲罗马的一派东哥特贵族，这些人主要是原来狄奥多利克周围的宫廷近臣，但此时他们的势力已有所削弱。受罗马文化影响较小的东哥特军事贵族日益强烈地要求对东罗马和意大利的罗马元老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他们轻慢阿拉马松塔，不让她用罗马文化教育年轻的国王，而让国王同东哥特武士一起习武练兵。534年，阿特拉里克酗酒而死，阿拉马松塔地位不稳。她以前就曾经同查士丁尼暗中联系，这时便派密使赴君士坦丁堡，表示要把意大利交还东罗马。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又立表兄弟狄奥达特为国王，企图以他的名义继续掌握实权。那知狄奥达特翻云覆雨，反把阿拉马松塔囚禁，后又把她处死。查士丁尼以此为借口向东哥特兴师问罪。

征服意大利是查士丁尼复辟活动最重要的一部份，东罗马使节曾威胁狄奥达特说，皇帝此次不达目的，决不休战！狄奥达特向东罗马提出的求和条件几近投降，查士丁尼还是轻蔑地加以拒绝，挑起了历时近20年的“哥特战争”。

战争的第一阶段(535—540年)：535年9月，东罗马军队占领了达尔马提亚，12月，贝利撒留统帅8千人登陆西西里岛，当地的东哥特军队未经认真抵抗就投降了。翌年6月，贝利撒留攻入意大利本土，包围那不勒斯城。意大利的罗马人这时多倾向于东罗马，但除少数元老贵族外，一般人对这次战争并无很高热情，他们所

关心的是如何避免或减少战争对自己的祸害。那不勒斯居民一度与攻城的东罗马军队激战，意大利罗马人对东罗马入侵有组织的抵抗，见于记载的仅此一次。

狄奥达特幼习希腊哲学，处世奸诈多变，却文弱无统帅之才，面对敌人的进攻惊慌失措，甚至与东罗马密议投降。那不勒斯失陷后，东哥特人废黜并处死狄奥达特，推举战士出身的维提却斯为王(536年11月)。为了同东哥特人中已渐流行的王位世袭传统相妥协，维提却斯强娶阿拉马松塔之女马他松塔为王后。然后率领东哥特主力离开罗马，北上集中到拉温那，以便对付与东罗马结盟来攻的法兰克人，并防止罗马城居民从内部作乱。史家多认为维提却斯北上之举是一条下策，他不仅错误地以主力去对付次要的敌人(法兰克人此时已答应用东哥特人媾和)，而且因为强迫罗马城居民宣誓效忠东哥特，并将一大批罗马元老作人质押解到拉温那，激化了同罗马人的矛盾。维提却斯代表了东哥特军事贵族的利益，与阿拉马松塔等投降派不同，这一部分人抗敌坚决，但是文化落后，目光短浅，看不到意大利罗马人同东罗马的矛盾，不善于利用自狄奥多利克时代以来东哥特人与意大利罗马人千丝万缕的联系，致使东哥特人在意大利陷入了孤军作战的窘境。536年12月，贝利撒留进军罗马，罗马教皇和居民献城投降。人数不多的东哥特守军不战而走。

537年2、3月——538年3月，维提却斯率军围攻罗马。当时东哥特军队号称15万，其中又多数是骑兵。贝利撒留对东哥特人来攻事先有所准备，贮存粮草，修整城墙。东哥特人拙于射箭，东罗马士兵却善于使用强弓硬弩，给攻城者极大杀伤。饥饿和伤亡曾使罗马居民十分恐慌，维提却斯下令处死充当人质的罗马元老，丢失了劝诱罗马居民投降的机会，实际上是巩固了贝利撒留的后方。东哥特人屯兵城下，久攻不克，粮草、士气都发生了问题，又有恶疫来袭，不得已同贝利撒留休战三个月。这以后，东罗马援兵

到来，又风传马他松塔打算叛变，出嫁东罗马某将领。维提却斯只好匆匆撤离罗马一带。围攻罗马的失利大伤东哥特的元气，但维提却斯依然拼力统率部下苦战两年。540年，贝利撒留占领东哥特王国都城拉温那，维提却斯被俘，东哥特人退居波河以北地区。

战争的第二阶段(541—554年)：维提却斯曾遣使游说波斯王科斯洛兹，请他趁查士丁尼移兵意大利的时机进攻东罗马，波斯打算扩张领土，索取重金，同时又害怕东罗马在西部战争中取胜而增大实力，遂于540年破坏和约，入侵东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亚美尼亚、伊比利亚，直抵黑海沿岸。查士丁尼一味求和，545年以5千磅黄金为代价同波斯订立为期5年的休战协定，仍以精锐投入意大利对东哥特作战。

东罗马在意大利稍稍站稳脚跟就开始压迫当地的罗马人。其时，贝利撒留已奉召回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派遣“财政专使”亚历山大到拉温那。财政专使是查士丁尼新设的官职，专门负责新征服地区的税收事务，担任该官职的人以其所得的1/12作为自己的俸禄，因此搜刮甚为酷烈。亚历山大首先提高给东罗马士兵增加薪饷的条件，激起了士兵的怨恨。他又以赔偿皇帝损失为借口向意大利罗马人勒索巨款，凡在过去40年中担任过东哥特官职者俱不能免。经历战乱的意大利本来已是残破不堪，亚历山大却大力在此推行以苛重著称的东罗马税制，激起各方不满，一时大失人心。这种形势为东哥特新国王托提拉(541—552年在位)所利用，他率军南下，节节胜利，543年收复那不勒斯，545年底重新包围罗马城。东罗马在意大利的统治处在危机之中。

托提拉在诸蛮族国王中是一个突出人物。他不仅在军事上沉重打击了企图征服意大利的东罗马军队，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同查士丁尼复辟计划针锋相对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措施。他有自己的政治纲领，那就是驱逐东罗马侵略者，恢复东哥特对意大利的统治。

他清醒地看到，意大利罗马人与东罗马有很深矛盾，查士丁尼恢复旧罗马帝国的实质是把他的专制统治强加给意大利。东哥特人是可以同意大利罗马人联合的。为争取罗马人的同情和支持，托提拉严肃军纪，禁止士兵抢劫、财物伤人妻女。有一次，一个意大利农民前来申诉，说他的女儿受了托提拉一卫队士兵的侮辱。托提拉决意对犯罪者处以死刑，他对前来求情的将领们说：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或者是东哥特国家的安全，或者是这个罪人的生命。这一事件说明，托提拉正确地认识到，建立和维护同意大利的罗马人的友好关系，对于抗击东罗马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托提拉曾经宣布，免除隶农对主人、自由农民对东罗马的义务，隶农之租和自由农民之税转交东哥特。这样一来，既取得了东哥特所需的给养，又承认了意大利下层群众趁战乱夺取地主土地的事实，从而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在托提拉与东罗马长达十几年的战争中，有大批奴隶逃离自己的主人，其中有一些加入了东哥特的军队并获得了自由。托提拉对他们给以保护，严辞拒绝罗马元老追回这些奴隶的要求。当然，托提拉并没有提出过解放奴隶的明确纲领，也没有解放奴隶的专门措施。他之保护奴隶，主要是为了稳定自己的军队，这些奴隶已成为他的士兵。

有一些罗马元老贵族迷恋于古典文化，蔑视蛮族统治者，托提拉对于隶农、奴隶的政策又直接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部分人在意大利各地反东罗马呼声日高的情况下，反而与查士丁尼更加密切地勾结。可以说，托提拉和查士丁尼在客观上分别代表了打击奴隶制和维护奴隶制的势力。

东哥特对罗马的第二次围困也历时整整一年，但此次形势与前一次有所不同。东哥特人内部比较团结，而查士丁尼虽然派贝利撒留返回意大利作战，但因为忌怕将领专权自重，不愿授之以统一指挥军事的大权，致使东罗马各将领不能很好配合。托提拉在战争中显示了较高的军事才能，他并不强攻罗马城池，而是严

密封锁运粮进城的道路，扫清罗马周围的敌人。罗马城内饥荒日甚，待援无望，人心惶惶。546年12月，在内应接引下，东哥特人攻入城内。托提拉对敌视东哥特而拒不投降的罗马元老痛加斥责，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他认为罗马及周围地区已破败不可守，故不久又撤出罗马。

必须指出，托提拉并没有摆脱蛮族领袖所常有的局限。他不能在名份上摒弃东哥特对于东罗马的从属地位，也不能彻底破坏罗马旧制、强化东哥特的国家机器。他在攻下罗马后曾写信给查士丁尼说：“我恳求你接受和平、赐我们以和平。我还清楚地记得阿那斯塔希和狄奥多利克时代的情形，他们的统治距今并不遥远，他们的臣民享受着和平与繁荣。假如你能恩准我的请求，我将把你当作我的父亲一样看待，并且情愿作为你的同盟者同你的任何敌人战斗。”托提拉第二次攻下罗马后（549年），请回了流落他乡的罗马元老及其家属，修缮了被战火毁坏的罗马城给他们居住，同时再次遣使向查士丁尼求和。托提拉这种在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难以鼓舞人民群众反东罗马的斗志，不可能不削弱东哥特的战斗力，也大大影响了他自己在战略上的筹划安排。托提拉晚期的军事活动已越来越带有掠夺财物的性质。所以，东哥特最终仍不免为东罗马所击败。

查士丁尼因在意大利连遭挫折而大为沮丧，但仍顽固拒绝同东哥特媾和，在缓和了同波斯的紧张关系后，便委任太监那西斯为指挥意大利战事的总司令。招募了3—4万新军增援在意大利的东罗马军队。552年，东罗马大败东哥特于意大利中部的塔地那，托提拉阵亡。554年，那西斯又消灭了东哥特人的残余势力，并驱逐法兰克人到阿尔卑斯山以北，从而实现了查士丁尼征服意大利的梦想。

同一年，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发生内战，阿那塔其推翻国王阿吉拉，自立为王。他请求查士丁尼派兵来支援他，结果东罗

马军队借机占领了西班牙东南部的许多城市，这是查士丁尼为恢复旧罗马帝国大一统局面而向西扩张的极限。

复辟活动的消极后果

复辟旧罗马帝国是查士丁尼一生怀抱的政治理想，是他30多年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结果是汪达尔王国和东哥特王国的被剿灭，北非和意大利的被征服。查士丁尼个人，可谓才能出众；查士丁尼一生作为，可谓轰轰烈烈。可惜，他的理想、他的活动都背离历史前进的方向，他的事业也就不可能真正成功。他非但没有重建成旧罗马帝国，而且把东罗马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前已述及，查士丁尼的复辟活动主要是在他的政治理想指导下的对外扩张，同时又带有一定的维护奴隶制经济的色彩。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东罗马国内，奴隶制生产关系在六世纪早已崩溃瓦解；从查士丁尼的社会经济政策和他的整个立法活动来看，对于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给以承认的。释放奴隶所需的手续简化了；过去国家对每个奴隶主所能释放奴隶的数目有严格规定，现在则取消了这种限制；卖子为奴或自卖为奴受到禁止；奴隶在主人同意后也可以担任神职，没有得主人同意而担任神职一年以上者，主人不得追回，被释奴隶的法律地位也有了提高，可以成为元老院成员和高级官员。可是，东罗马的经济、政治、文化毕竟受到旧罗马帝国奴隶制很深的影响，查士丁尼又以恢复罗马旧制的名义扩张东罗马的统治到北非和意大利，这就不能不在各个方面起维护甚至加强残存的奴隶制度的作用。征服意大利以后，查士丁尼发布“国务诏书”，宣布托提拉打击奴隶制的法令和措施无效。查士丁尼复辟活动的反动性，正在于此。

西部战争耗去了东罗马大量的财力、兵力。当时人记载说，

阿那斯塔希留下的黄金有32万磅之多，查士丁尼将之挥霍殆尽。开支浩大，于是就加紧对人民的盘剥，查士丁尼所设新税竟达18种之多。纵使如此，到查士丁尼晚期，东罗马的国家财政仍不免破产。为保证西部战争的进行，查士丁尼在545年与波斯议和后，大量裁减东部驻军，并长期拖欠他们的薪饷，实际上是放松了对东罗马本土的防守。562年，东罗马被迫以屈辱条件同波斯订立“五十年和约”，每年“补贴”波斯黄金3万索里达^①。当东罗马军队在北非和意大利不断征战和庆祝胜利时，斯拉夫人联合保加尔人不断入侵巴尔干半岛，抵达亚得里亚海——科林斯湾——爱琴海沿岸，威胁到东罗马的心脏地区。在东部的退让并没有在西部得到补偿，东罗马对北非、意大利的统治也不稳固。在北非，柏柏尔人不断袭击东罗马军队。在意大利，东罗马的重税盘剥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东罗马的希腊文化传统与意大利拉丁文化传统的差异又促使反东罗马的情绪高涨，查士丁尼不得不给当地的居民一定的自治权力。国力衰弱的东罗马此时已无力派重兵守卫新征服地区，568年，伦巴德人攻入意大利北部，后又南下，东罗马在意大利只剩下几个设防城市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这时，东罗马本土则受到波斯人和斯拉夫人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东、西部教会的分裂倾向是东、西罗马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非人力所能扭转。查士丁尼为讨好西部教会而压制一性派的政策，加深了东罗马的埃及、叙利亚诸省同中央政府的矛盾，加剧了东部教会内部的不和，不利于查士丁尼的统治。为调和同一性派的矛盾，他于546年发布所谓“三章令”，谴责在查尔西顿会议上已恢复名誉的提奥多勒等三人，这三人是被一性派视为“异端”的；553年查士丁尼又召集第五次全体教会会议（君士坦丁堡会议）以确认“三章令”。但查士丁尼此举不仅受到查尔西顿派的

① 72索里达等于1磅。